

大寒帖

许俊文

在周而复始的节气之环中，大寒是自然界中戒律最严的宗教，它冷漠、坚硬的外表，急令洞景般的无情，让人心生惕惧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冷血的节气，你却无法回避和逃逸。

大寒的“经文”是用寒霜、冻雨、冰雪写就的，有着力透纸背的凌厉锋芒，可谓一部寒气逼人的天书，字里行间弥漫着窒息和死亡的气息，你读或不读，受或不受，它就摆在那里。这部凝聚着上苍意志的经书，读懂的要执行，不懂的也要执行，这就是天规天则。如此看来，这着实过于蛮横与霸道了。然而，天道就是如此，亦柔亦刚，阴阳互为。不然，一味地像春天那样的放纵与娇宠，像夏天那样毫无节制地发酵和膨胀，世界也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。

在我看来，大寒就是一位替天行道的威权主义者。一提到威权，有人就会反感，甚至咬牙切齿，在他们眼里，一切罪孽都是威权酿出的苦酒。大寒也不例外，在古今中外的诗词中，它一直扮演着被诅咒的角色，什么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诗人欲逃离冬天，拥抱春天的心情是多么急切。是的，大寒的出现和存在，说白了就是两个字：抑制。说得难听一点，就是打压与杀伐，风刀霜剑一次次地威逼，一遍遍地清剿，还有什么东西不俯首称臣呢？其实，自然界与人类都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弊端，欲望的无限膨胀。然而许多时候，我们竟然将其视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，而一味地加以鼓吹和保护。当一片竹林被大雪压倒，一只羸弱的鸟雀被冻死，一条活泛的溪流因封冻而凝固，我们感情的天平自然会倒向弱者。殊不知，这是自然界自我调节之道，可是我们的恻隐之心却往往用错了地方。这里不妨假设一下，如果没有小雪、大雪、小寒、大寒这一道道重关相扼，天下将是弱肉强食强者恒强的天下。

诚然，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热爱和歌颂春天，寄望它永驻，花开不败，绿树长青，这无异于就像我们祈求永远长生不老一样幼稚可笑。大寒作为一种抑制欲望的重器，彰显的是天地凛然正气，让一切生灵有所敬畏，懂得节制与收敛，让该蛰伏的蛰伏，该死亡的死亡，该腐烂的腐烂，喝令一切不要轻易僭越法度，毁了方圆，坏了规矩。

如此霸道的大寒，其实也是有理性的，它的格局与气魄之大，远在人类历史上那少有的几个伟人之上。它不像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厄运或小人，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，突然从幽暗处蹿出来咬你一口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大寒行事的风格是渐渐式的，从不搞什么突然袭击或钓鱼执法。这里，我想说明的是，它在行使威权之前，就已经作了一系列必要的铺垫，也可称之为公示或警告吧。先是寒露、霜降、冬至、继而是小雪、大雪、小寒，依次亮出一道道黄牌，它把一切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了，最后自己才出场。这可不可以看做是大寒的宅心仁厚呢？我想应该可以吧。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谈“道”，可是一旦行起事来，全凭一己之好恶，想立就立，想废就废，把必要的程序抛在一边，压根儿就不按规矩出牌。“道”之为“道”，关键在于明晰利害，循规而行，并非剑走偏锋，或胆大妄为。综观历史上那些失去家天下的寡人暴君，大多与昏庸无道有关。道一旦乱了，家国哪里还能够收拾得起来？

大寒虽暴，但却“暴”之有道，而非暴君式地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无辜或赶尽杀绝。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极寒天地里，乡村广袤的原野上，依然回荡着生命的歌吟。此时的稻茬地里，草垛上，铺满厚厚落叶的林地中，随处都能看到麻雀的身影，它们时而呼朋唤友，一团和气；时而又相互争吵、彼此打斗，把一小片严寒搅得稀里哗啦，热气腾腾，忽而又飞落到另一个地方，继续着自己的游戏。它们就是如此任性、顽皮，而威严的寒冬却听之任之，并不苛责。此时，那些选择留在北方的喜鹊们，在村庄周围自由地飞来飞去，喳地一声掠过屋脊，又喳地一声射向竹篱，最后落在在一根横斜于溪畔的梅枝上，就在它立足未稳之际，不知从哪里又飞过来一只，那细

细的梅枝似乎承受不了双雀之重，一阵乱颤，便将昨夜落在枝条上的白雪簌簌地抖落下来，露出一粒粒猩红的花朵来。喜鹊的叫声因为有了白雪和红梅的映衬，愈发地清越、欢快，洋溢着一派欢天喜地气氛，那是在其他节气里所看不到的祥和景象，沉寂的村庄也因此沾上了几分喜庆。苍鹰在这个节气里出现的频率最高，它们矫健的身影贴着深雪后的蓝天遨游，在阵阵寒流中始终保持着优雅、从容的姿态，那种悠然自得，俯视河山恰似闲庭散步的大自在，也只有大寒能够给予它们。古人对于节气的体验和认知，远比现代人要深刻、精微得多，他们仅用“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”寥寥十个字，便将大寒里的物候写绝了。此时，山川之上，枯草偃伏，叶落林净，大地袒露出本相，这正好成全了鹰的好时光。早年生活在乡村的我，每至大寒时节，总喜欢携一只黄犬，走向寒风凛冽的雪野，于空旷里观察鹰隼的行踪，看它们在天上不厌其烦地画着圈儿，听着它们嘹亮、悠远的叫声，而当它们成功地完成一次俯冲，我自会激动得手舞足蹈，呼叫连连，因为我会不劳而获地意外得到一只野兔或斑鸠什么的。其时，所有与寒冷有关的烦恼与不快，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了。

平心而论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总是偏爱那些温馨、柔软的东西，一个“春”字，该有多少人人为其吟咏；再一个“秋”字，又有多少人人为它搔首，而表情冷峻、性格刚毅的大寒，若不是无法逃避，谁也不愿与其相处。这委实不是大寒的错。对于大地上的芸芸众生，大寒是一味苦涩的药石，一座煎熬的炼狱，它在毁灭中孕育新生，提炼灵魂的纯度。譬如梅花，它似乎最懂得严寒的用意，饮冰雪而甘之若饴，临朔风而含笑不语，每一次大寒，对于梅花而言，就是一次灵与肉的修行。它的每一个花蕾，都是冰雪赋予的舍利子，那纯净、淡雅的幽香，我则把它视为从众多腐烂的事物中飘出的一缕香魂。面对一朵绽放于冰天雪地中的梅花，你很难说得清是梅花藐视严寒，还是严寒成就了梅花。不是我附庸风雅，近几年的大寒时节，我都会踏雪访梅，不访，不看，不嗅一嗅梅花的清香，觉得这个节气仿佛缺少了点什么。这是否也是一种修行呢。看来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确要向植物学学。

有一句古语，叫不与夏虫语冰。夏虫营营，其生也短，譬如昙花朝露。但是，这里我要把它的意思颠覆过来。其实在种类繁多的夏虫中，有一些是完全有资格谈论冰雪的。四十多年前，我作为一个农民在与土地和庄稼打交道时，就不止一次见证过夏虫语冰的情形。那时候，在大寒时节常常会把池塘里的水放干，再把沉积在水底的淤泥一锹一锹地挖起来，当作肥料盖在越冬的麦苗上。那失去水的淤泥，足有尺把厚，凝冻成铁板一块，得用钢钎才能将其撬起。然而，就在冰封的冻土之下，我却发现了一只蛰伏的青蛙，蜷曲在干干半湿的泥土里，它与坚冰的距离只隔着两块铜钱。此时那个弱小的生灵，仿佛被从沉梦中惊醒，吃力地动弹了一下身子，又继续它的睡眠。恻隐之心教我把一锹泥土覆盖在裸露的青蛙身上。我想，当巨大的厄运像一柄寒光闪闪的达摩克斯之剑悬在头顶，青蛙所能做的，只有像越王勾践和牧羊的苏武一样，克制与忍耐。而当它一旦穿越横尸遍野的大寒，你还能不屑地说它不可语冰吗？诗人赵师秀笔下的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可谓写尽了春天的勃勃生机，然而，许多人却不知道，那些能够最先占取融融春水的蛙，可都是经过大寒炼狱留下的种子，当它们再度舒喉歌唱时，我分明听见一阙《生命的礼赞》。

我还见到过一只不知名的虫子，它将自己微小的身体藏匿在一个枯朽的树兜里越冬，我用树兜烤火取暖时，它从皴裂的树皮里爬了出来。大寒没有夺走它的性命，结果却被温暖的火吞噬了。面对这只命运不济的虫子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

大寒之寒，原本就是横亘在我们命途中的一道坎，谁又能豁免呢？与其不能，倒不如借此修炼成一株耐寒的梅。



春天的牧场 汤青 摄

昨日可眷

白海燕

苦于老宅的光线差、湿气重，新居装潢好了不久，就急急搬迁入住。以十二分的期待与喜悦。我以为，我会像脱了一件旧衣一样，再不屑回顾。可是渐渐发现，我错了，我可以轻易地从一所房子里搬出，却不可以轻易地，从一段岁月所编结的情感中脱离。

该理发了。首先想到的是“天姿”那家理发店，就在马路对过，我一直是他们的老主顾。夫妻俩开的店，三个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。当然，我孩子也被他们摸着头长大。开始我领着孩子来，后来他自己有主张了，再不用我陪。高中之前都是小平头，后来考究了，每次都要指定发型。这臭小孩的成长变化，一路看在眼里的，除了我们家人，就是理发师傅了吧。而我也习惯了一边接受服务，一边闲聊，工作生活，家里家外。十多年了，都是如此。现在，你让我如何走进新的一家发廊呢？不是人家不好，是没我要的那份熟稔与自在。不独我做不到，我们一家三口，都还是愿意多跑一截路，去“天姿”。

去药店也是。我往常打交道的那家药房，也是夫妻开店，颇通中医，和我年龄相仿。且都有一份静气，这一点颇让我欣赏。我平常都是挂账，拿药即走，然后用医疗卡半年一结。我家人去买药，也都挂我的账上，很方便。“东信大药房”，我确实信得过它。新居这边，也有一个“千方百剂”药房，名字倒不错，可就是感觉有点隔，一有需要，还是回“东信”。

至于从前的菜市场，卖豆腐的、卖蔬菜的、卖水果的、卖鱼的……都是天天相见，不交易，也打个招呼，问个好。有个老爹总坐在出口的地方，卖自己种的东西，他一脸厚道，哪怕菜品不漂亮，我也常买。还总把积攒的方便袋送给他。另一菜农老爹，爱说笑，样子像潘长江，经历很曲折，我还曾撰文写过他。卖肉的小吴，现在我们喊她老吴，说话不大动脑，有时颠三倒四，可人好，大家喜欢。卖米的小哥更好玩，一直像个阳光大男孩，骑车送米，一路口哨呼啸。某日一问，人家闺女都上大学了！卖板鸭的胖子，没事爱眯着，肉肉的红脸盖张报纸，你轻轻走过，生怕惊动他。

说起“新开张”那家商店的名称，是有缘故的。原来巷口有一家小店，后来又开了一家，为了区别原先那家，大家就叫它“新开张”，叫着叫着，竟成了它的名字，而忽略了那招牌上的几个字——胜利商店。这小店的男主人，是个大叔，性格好，对人实诚，老老小小都爱往他家跑。才搬家那会，有时晚上散步过去，就为了买袋鸡蛋，或者称斤饼干。东西拿在手里，也不忙着走，站一会，说说天气，问问近况，也好。

“老吴老地方”，是开在老宅隔壁的饭店，生意一直火，我们天天免费闻酒香。掌勺的男主人，一个精壮汉子，总是生气勃勃，夏天赤着上身，挂个围兜，两边颠着锅，忙个不歇。但一得空，就插科打诨，常把他胖胖的女人逗得咯咯笑不停。大伙儿都爱站店门口，和他拉呱几句，实在是个有趣的家伙。

更别说左邻右舍了：月夜，听破烂王老九吹笛子、拉二胡；下水道不通，请来拉板车的陈师傅；对门好厨艺的鲁姐常送来她的美食；种菜的夏爹爹会塞给你几个茄子、一根瓠子；水电故障，周老爹默默帮你检修……

人在一起，总会与方方面面建交关系，建立感情。都是可爱的人啦。没错，我舍不得他们。他们都是我的昨日，可亲、可眷。